

嘉祐集

冊三



嘉祐集卷第十一

趙郡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

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胷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

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
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
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
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
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
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
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
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
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
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
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
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
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

河渾浩流轉魚鼃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
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
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
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間易無艱難
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
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
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
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
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詔
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
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
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
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

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

久曾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

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

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旣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

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
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
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
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
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爲不
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
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
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
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
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爲深
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
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

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
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
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
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
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
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
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
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
嫌今者洵旣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
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
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

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
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爲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
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
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
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
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
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
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
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
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
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
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
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

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
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
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
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
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尙遠唯千萬爲
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弃民行
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
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
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
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
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

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旣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矯而知其耻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

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

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
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
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
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
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弃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
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
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
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
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
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
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
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胷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齟齬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旣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

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益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尙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尙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夫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

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
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
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旣而
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
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
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
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
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斲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
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
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
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

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
鄭州脣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
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
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
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
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
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
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
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
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
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

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嘉祐集卷第十一

嘉祐集卷第十二

趙郡蘇洵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荅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

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
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
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
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已下者皆勞筋苦骨摧
折精神爲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
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
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
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尙書省門又待闕
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
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
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
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爲布衣無官長拘轄
自覺筋骨疎強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

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
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 朝廷糊名以取人
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
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
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
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
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
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
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
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
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
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
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

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

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
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
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
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
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
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
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
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
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
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
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
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
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

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僮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

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睽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尙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

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材中夜起坐裹飯携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卽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尙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尙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荅 朝廷之恩因爲上 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荅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 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

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
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
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閑居田野之中
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
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
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
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
書衡論幾策皆僕閑居之所爲其間雖多言今世之
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爲可進而進
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
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
復不信祇以爲笑久居閑處終歲幸無事昨爲州郡
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

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
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
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爲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
閱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
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
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
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
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
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旣已許之而
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
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

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宗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爲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蒼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

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懶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臥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爲沆死而有經臣者或在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讎疾惟君侯一人獨爲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囑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尙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

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懶不獲問從者常以爲閣下
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
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
弃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
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
取然私獨嘉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驚得明矣
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
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
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
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
識也今世之所尙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

以數致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
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
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
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
子曰以復日頃者 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
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
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嘉祐集卷第十二

謝道言

謝道言字子明

嘉靖二十二年

不

人

重

論

子

眼

楚

語

以

嘉祐集卷第十三

趙郡蘇洵

譜例

族譜亭記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

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

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

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宅

日歐陽公見而嘆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

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

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

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

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及承叔題劉氏碑後不載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族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于

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

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

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

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 兄吾疾在身 兄呻不寧數世
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
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鉞

子祈

無嗣

不仕娶

子福

子宗夔

子昭鳳

子惟讚

子垂象

黃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垂珣

卒

子昭文

子渭

子瑗

子沉

子浩

子漸

子洙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暉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峻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達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暎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祐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四七月 子宗晏 子昭 無嗣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哲 子瑄

卒

子瑜

子德升 子淳 子舟

子德元 子汝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朱氏享 仕至大理評事 子份

年五十一 娶史氏 子渙

八月卒 十五 十一日卒 子洵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饗火正曰祝融以罪
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
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
次曰錢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
曰季連爲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
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
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
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
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
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
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
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
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

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郡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味道聖歷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

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

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

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

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刺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旣爲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

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鉞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祐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爲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

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疎皆愛敬之娶
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
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弃其田宅
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
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
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爲好名是以
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
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爲我調獄之輕重輕也以
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旣
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
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
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
弃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

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
之先子云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
於慶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
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爲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爲詩
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 朝廷
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
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
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爲己而厚於爲人與人交無貴
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敬人以爲諂及其
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爲怪外貌雖無所不
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
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
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

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飢者旣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爲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旣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爲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僞之國相繼亡滅 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宦於朝然其才氣

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
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
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 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
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
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爲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
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
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
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爲大宗之法云爾故爲大宗
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
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爲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
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

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
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
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
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
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
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
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
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
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
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
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恠物焉慄焉
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
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
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
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
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
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
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

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
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慚而不容者也今無知
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弈婢妾
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
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
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
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
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不知其爲
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嘉祐集卷第十四

趙郡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假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張益州畫像記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

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
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
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
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
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
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
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
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
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
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
年之秋如器之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
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
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

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

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闐闐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
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
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
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
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
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
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
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
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

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
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
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
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
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
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
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
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
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
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
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
院以成是爲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余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精神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

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

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坳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在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

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而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閱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壘溢以瀾斂以爲井可飲萬夫汲者告我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

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荊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
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顏謂公方
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
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
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
或鑱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
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
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
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

四方遠遊去如飛颺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
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
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囂糝非今人
脣傅黑膏唯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
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
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
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
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
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
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
而行淵然而留滯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

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
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
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
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
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
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泊乎
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
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
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
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
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
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
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

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公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强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

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

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
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
銘以求不泯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
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旣仕於朝銘曰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
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
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
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
滿眼蚍蜉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瞻瞻其帷
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來前
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

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
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譴
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
胡爲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
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
破窗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旋遊王城飲食寤寐
相恃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
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
子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
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旣具舫有書晨至
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
中塗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
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

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
瞋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
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錢相顧留連我還自東
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
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藁爲子收拾
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
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臥不能奔
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尙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
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歎歔
姊不永存後益以疎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
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爲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

悲其早喪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
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
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
尚克來鑒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我徂
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
永哀反覆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
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
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啍撫摩既冠既昏教以
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
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
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

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
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
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歎嗟予
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
誰箴昔予少年遊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
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
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
其丘惟子之墳鑿爲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
不之我歸舊廬無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姪
之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
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

而汝留故國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邪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于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弔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坼先君歿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弃顧惟荼毒謂亦止此

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此嘆嗟傷心悲不能止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

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

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嘉祐集卷第十四

嘉祐集卷第十五

趙郡蘇洵

雜詩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霧霧爲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
爲我百訴豈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鳴鳩穀穀晨號
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爲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繫我于廐
乃不我駕遇我不終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
寧彼我傷寧人不我顧無子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箠不却爲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畀我

子欲已我惡我所爲盍奪我有子欲不觸盍索之笠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薨薨伊坻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
于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爲踽踽無營
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逆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罇羞鼈不時
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
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期子于賢

顏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爲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
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
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鬪羗夷

新造勢尙弱胡爲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真數奇
杲兄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
奈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鱗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
緬邈念高誼惜哉我生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
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
心人人屬公思加以不死狀慰此苦歎悲我欲哭公
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子遺此字出公
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
事豈忍棄路歧況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
穩骨老成支離點畫迺應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
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
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巖體端
重安置無敵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楣古器合尺

度法相應矩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
好結束煩罽羈筆法未離俗庸手尙敢窺自我見此
字得紙無所施一車會百木后斤斧易爲團團彼明
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尙及斯因此數幅
紙使我重嘆嘻

歐陽永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
白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
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
高飈動槁葉羣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曷曷
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答二任

魯人賤夫子鳴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

奈何鄉閭人曾不爲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
習見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車出無車
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呀呀
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葩
我道亦未爾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髭髻
重祿無意取思治山中畚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
庭前三小山本爲山中楂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谿呀
翫此可竟日胡爲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
願爲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
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
園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
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爲休息之館而未果今

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
以知余之非戲云爾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
衆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後世鄙
且愚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
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天扎衣冠堂
堂偉丈夫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
猷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闊足狐兔水
種陸取身不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
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
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猷西川

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鬢大雪冬沒脛夏秋多虵
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顏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
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顛
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嘆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
仰面躡雲霞垂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
揭來游荆渚談笑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
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
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
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欄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
恐是造物意特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
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熳走塵土耳囂目眊昏
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上客洗濯無瑕痕
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

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轅轅自是識嵩岳蕩蕩容貌尊
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碧照天
上下數十里映睫青巒巒迤邐見終南魁岸蟠長安
一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倚山棧黃緣
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鋌虛閣怖馬足險崖磨吾肩
左山右絕澗中加一繩慳慳睨駐鞍轡不忍驅以鞭
累累斬絕峯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驚如爭先
或時度岡領下馬步險徑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
行行上劒閣勉強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煙
及下鹿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
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山中明水澄鮮
百金買駿馬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挹瀑布源
飛下二千丈強烈不可干餘潤散爲雨遍作山中寒

次入二林寺遂獲高僧言問以絕勝境導我同躋攀
逾月不倦厭巖谷行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虔
五嶺望可見欲往苦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羣蠻
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
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
絕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鑊包裹五六州倚之爲長垣
大抵蜀山峭巖刻氣不溫不類嵩華背氣象多濃繁
吳君穎川秀六載爲蜀官簿書苦爲累天鶴囚籠樊
岷山青城縣峨眉亦南犍黎雅又可到不見宜悒然
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食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
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著意看

上田待制詩

日落長安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强

山大地脈厚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樑
少年事游俠皆可荷弩槍勇力不自驕頗能啗乾糧
天意此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累鬪兩剛
方今正似此猛士強如狼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
脫甲森不顧袒裼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踧踖不敢當
當之負重責無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泯泯
右手握麈尾指麾據胡牀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
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
得此報天子爲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多自不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
慨然棄鄉廬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
昔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

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堅臥固不起芒刺實在肩
布衣與食肉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罪愆
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說肺肝
貧賤吾老矣不復苦自嘆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
中懷邈有念慊悅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
昨者東入秦大麥黃滿田秦民可無饑爲君喜不眠
禁軍幾千萬仰此填其咽西蕃久不反老賊非常然
士飽可以戰吾寧爲之先傅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
烽火尙未滅何策安西邊傅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偕
念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所陪
拜君以爲兄分蜜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頽

我子在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爲吏天一涯
我又厭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區區老吾儕
況從與君別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衰病侵骨骸
二子皆已冠如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目秀且佳
人事知幾變會合終不諧昨者本不出豪傑苦自吟
鬱鬱自不樂誰爲子悲哀翻然感其說東走陵巔崖
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談君顏蔚如故大噓飛塵灰
我老應可怪白髭生兩顙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
賢俊非獨步故舊每所乖作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又答陳公美三首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諸侯
當時不之知爲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愆尤
置之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爲羣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干諸田
顧彼一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
彼亦誠自信誰能卹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游秦
自固未爲壯徒爲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
白馬渡澆水紅旌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
平生浪遊處何者哀王孫壯士勿齷齪千金報一餐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卽鄰里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
嗟君本篤學寤寐好文字往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
名家亂如髮焚錯費尋理今來未五歲新傳滿盈几

又言欲治易雜說書萬紙君心不可測日夜湧如水
何年重相逢祇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亂子易中意
茶易兩無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辭囂乞靜得此
守走兔入藪魚投津徐州絕勝不須問請問項籍何
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遊戲欲及辰霸王事業
今已矣但有太守朱兩輪還鄉據勢與古並豈有漢
戟窺城闔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汴水勻

藤樽

枯藤生幽谷蹙縮似無材不意猶爲累剗中作酒杯
君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衰意方多感爲君當數開
藤樽結如螺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

青莎可爲席白石可爲機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喜送任師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
奔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
君今始得縣翱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勢欲翻
浩蕩吞九野開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塵
未常見大物不識天地寬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
去年作邊吏出入烽火閒儒冠雜武弁屈與羶裘言
又當適南上大浪泛目前胸中芥蒂心吹噓爲平田
陳湯喜刑勝所至常

想君至彼胸膽當豁然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十年嘗作犍爲令四脉嘗聞愍俗詩共歎才高堪御
史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公子馮翊猶將試

望之船繫河隄無幾日南公應已慳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羣喜令行臥聽曉鼓朝眠
穩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蓴菜長高風吹旆綵
船寧到家應有壺觴勞倚賴比鄰不畏卿

從叔母楊氏輓詞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淒涼葬舊林白髮已知鄰里
暮傷懷難盡子孫心幾年贈命涵幽壤當有銘文記
德音千里緘詞託哀恨嗚嗚引者涕中吟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二首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還家番番翠蔓纏松
上粲粲朱梅入竹花客慢空勞嚴置兕酒多無用早
成虵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厭事共邀終日

飲渴春先賞後開花客來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
冷虵衰病不勝杯酒處醉歸傾 欲乘車